禮記通解

郝敬習

大學第四十二

此篇亦先聖傳心要典禮學之統宗世以與中庸各為一書獨行今依古本合解而鄙見畧殊故言覺煩瑣姑併存以俟明道君子正焉

大學總論

大學天子學宮學宮有大小道無大小篇內言大學之道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即大學命篇後儒因之別作小學補之迂也古人教赤子即便教為大人苟學

矣又何小之有大學所言皆古天子教庶子脩己治人之法皆謂之禮故與四十九篇并列先儒摘取別傳今仍合之說詳中庸

朱子謂此篇作于曾子無據祗因誠意章引曾子語疑曾子門人記遂分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爲經云夫子作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爲傳曾子作皆無據

大學與中庸二篇眞聖人約禮之教所言性命大旨不越誠明兩字中庸先誠后明大學先明后誠中庸言顯微大學言格致一也大學始定靜安慮以忠信

終之先明后誠也中庸始戒懼慎獨以明德終之先誠后明也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多言明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多言誠誠明是復禮之學聖人脩道之教莫要于禮

大道經世以天下國家事物爲實地故德以明爲體學以誠爲功明虛體也誠實功也明主知誠主行誠使由之明使知之誠近下學明近上達也故大學首明德至善知止定靜安慮皆明之事畧言而不詳者恐學者徑約遺事物也誠意以後娓娓重釋其釋脩身正心誠意皆主明身心意本也主明以致知而明

德也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主誠家國天下末也主誠以格物而親民也誠不本明無以燭妄而存眞故明爲誠體誠意先致知也明不資誠無以繼照而普物故誠爲明用致知在格物也

道始于明以虛無爲體德歸于誠以實有爲用實有是身心實有是天下國家天生聖賢爲世道民物主巨細精粗幹理完固猶謂不能盡人盡物況敢滅以爲無委以爲虛則大亂之道也昔子路問鬼子云事人問死子云知生大道以實徵虛以有會無誠者合有無虛實爲言也佛老偏執虛無以天地爲空以身

心爲幻以生爲懸疣以死爲浮樂毀形棄家忘君背親世道所以淪爲夷狄人類所以近于禽獸皆虛無爲害也故君子誠之爲貴

自大學之道至慮而后能得九句言學本于明而得于止已括盡大學之道自物有本末至天下平又詳數大學規模次第而終始于致知格物蓋致知以明德也格物以親民也正其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自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申言物有本末致知在格物之義夫道不外經世學不越事物宇宙間惟我與物無物非我一點靈知天與之明爲制事宰物之樞

德雖明諸己知則通乎物知者終始乎脩齊治平之
事格被乎家國天下之物者也致知而格物則明明
德於天下矣此大學之大綱也知不格物則德不能
明於天下知不知所本又安能致之以格物乎誠意
正心以脩身止定靜安以慮得無非為致知格物以
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故自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
知之至也所言無非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之事
朱子截以為經然焉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之非經
乎又謂有闕文未見其為闕文也
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因上文八目詳釋相因之理

主誠而言大學工夫推到意是極處知即明德致知是推還明德本體見源頭究竟處所謂本末終始者也致知格物徹首尾無間明德所以能格家國天下者造端自誠意始故八事中首舉釋之

聖教博文約禮四十九篇見文之博中庸大學見禮之約脩齊治平禮之用也格致誠正禮之本也故大學爲禮統會列四十九篇中其來遠矣朱子拈出別爲一書教人以窮理爲格物是舍本逐末也爲學以誠正爲宗是執理遺事也其流弊與告子不得勿求釋氏得本莫愁末偏枯同詳見中庸中庸章句猶可

視此篇被其割裂攙補牽強解說不成義理今按舊本尋繹古人意思躍然未見錯簡也

大學傳自曾子儻或有之曾子日省之勤弘毅之守臨淵履冰之戒容貌辭氣顏色之脩皆兢兢奉八條守壹是脩身爲本之說而博求諸事物故用功若彼其勤耳夫子謂之曰參也魯於是醒以一貫后雖然脫于艱難之途而歸併于易簡主誠意慎獨發嚴乎之嘆其論脩齊治平一以誠意綰轂治國曰恕平天下曰忠信與所惟一貫出告門人初旨宛然相似然予未敢信以此篇爲曾子作者焉知七十子無一人

聞大學之道者乎。今祇憑篇中引曾子語、遂謂出曾子門人手。據孟子書中文字合者、遂謂子思以授孟子、皆影響猜度、而其補致知格物一傳、正坐曾子未唯以前之病、疑其爲曾子之書、不識曾子守約之學。亦不倫矣

第一章

古本不分章、朱子分經傳共爲十章、內以意割裂添補、今悉遵古本、而章目畧加改訂、爲便初學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者學其爲大者也其道安在人所以首庶物惟是一點靈知爲宇宙事物之宰是曰明德乃知之眞體也但爲血肉蒙蔽外累牽纏不得透露學者須剔垢磨光使靈覺之體精明洞達顯微無間而明此明德焉是大學之元本也民皆有德德皆同明明明德者須擴而大之光被四表使匹夫皆獲聯兆爲一體而親民焉此明德之分量也道有精微學有根源乃纖塵不到之地謂之至善明明德者于世味紛華一切澡除聚精會神合內外徹始終退藏宥密止于至善焉此明德之根宗也但人之心祇爲靈知失主故

客塵紛擾馳逐不定苟神明常惺則奔騰放逸之氣一齊都歇是謂知止常此提撕則昏迷漸開散亂漸少而后能有定定則不如何之捏扤矣然祇是氣機乍息必休歇久而后清靜之體漸漸呈現而靜生焉靜則塵累輕矣然性體初還根基未固靜之久而后泰宇寧恬一眞坦蕩事理圓融可以脫然去來而不借于操持可以從容隨寓而不擇乎喧寂而后能安焉未至于安則意念不敢輕動絕累而養其明也旣至于安則無思無不通虛極而應自妙也從大虛中起念天地應而鬼神服從圓覺裏應事經綸運而變

化神如明鏡當照萬形妍媸各得其情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理知至而物格德明而民親大學之道畢矣故道有底裏外非鶩諸物學有要領內非局諸已以至善爲止止非寂而無用以親民爲量親非泛而無本以明明德爲統明非自新而不新民故止至善其基也親民其用也以此明明德于天下大學之道也

○大學說見前道者學之方也明者撤其蔽也明德者人心之靈知之體也德得也得心曰德親民者同人之謂明德人所同得萬物皆備于我故君子以宇宙爲分內聯家國天下爲身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

物格而知至也朱子改親作新非也止者收其放心之謂至善即明德精粹無雜之本體知止而后有定六事申明止至善之功一覺即化曰知止初念不移曰有定寂感如一曰靜心境圓融曰安況幾照物曰慮與道合真曰得六者淺深次第微始終合内外所謂止于至善以明德親民者也

人生自大虛來大虛渾是一片靈明化化生生所謂知氣也凝而成人如一聚火分出一星此一星與彼一聚何別故人心與大虛體映徹無二是曰明德世間萬事萬物經綸變化悉由此出即所謂知也天

下古今道理更無有大此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

大虛之明不同日月所生明與耳目見聞之明耳目見聞日月生明明須有晴大虛不分明晴常明開眼合眼無非大虛之明

德謂之明愚不肖可與知然皆是大虛分上事人心分上自昏故百姓日用不知如此便與天地不相似聖人要人分上自明方無愧大虛方不同于禽獸能與天地參方成人道

明者知之體知者明之用以其能覺謂之知以其不

眛謂之明以其精一無雜謂之至善以其極深研幾謂之慮自其尋思起念謂之意自其主宰一身謂之心其妙用無方總謂之知知止與下文知所先后致知知本知之至皆此知也天地人物之元神也

民猶人也大學主天子言故稱民親民即治國章如保赤子平天下章爲民父母之意大虛分量統天地人物明德與大虛同神故八荒以爲度立達必俱成己必成物脩己必安百姓仁者必愛人禮者必敬人先知先覺必自任以天下之重此自明德分上事若視耳目肝膽爲親億兆生靈爲疎則形骸隔而棘離

成自私自利世道交喪矣

大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纔明德便離不得民纔致知便離不得物德非內民非外知非精物非粗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天下與吾明德渾淪是一個故曰親民先儒改親作新迂[illegible]無味

至善卽至誠人之良心孝弟慈之真意恒人以昏迷失之知止至于能得卽是止于仁敬孝慈忠信絜矩德可明而民可親矣

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卽止于至善終始事物須臾不離而知爲主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是止一靈常照不昏不放是知止知止亦便是知至

止定靜安非枯寂也但思不出位在家國行乎家國在天下行乎天下無畔援歆羨躐等覬覦之私無往來朋從浮游躁擾之氣卽是誠意境界初學以此為收攝放心之法存神過化之極亦非有加于此故曰盛德至善

不知卽不止不止卽不定纔知卽止纔止卽定然不曰定而曰有定者為初心一不定者言也中下輩亦有覺時但旋覺旋迷旋止旋放必真知常覺以止其不

止念力堅固狂心乃歇故曰有定定后漸生靜靜久乃能安此際工夫須深造自得難可摸擬到安時便是何思何慮不識不知聰明聖知所由出也易曰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也故曰能慮慮即下文所謂致知格物物格而知至也得謂得大學之道宋子謂此四者無階級非也恒人習氣紛擾如在風飛絮求一止如登天涉海之難到安慮時節事理一貫心境雙寂神化妙境豈一蹴可到四字工夫足了一生豈得謂無階級愚謂止定靜安慮六事極有次第格致誠正

脩齊治平八事。未可拘其第。朱說反之
妄依明起妄起明昏雖昏而知未嘗泯也。知一醒則
羣妄氷消。故曰知止。知止卽是誠意毋自欺知止時
節。卽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時節。更無二。世儒講格物
致知不講知止。茫無栖泊
至善。卽明德眞體。然不知止定靜安則不可得而止
故言知止等六事。能定靜安慮。則制事宰物自有其
第。故言本末始終知先后正是知止定靜安慮之妙
用。定靜安皆以恬養知也。總之知爲主
言止于至善。又言知止以下六事者。以申明止至善

為大學始終之要也言知止定靜安慮得又言格物致知等八事者八事即知止定靜安慮之課程也恒入幽莽滅裂麤氣浮習迷失本眞故以知止一法收攝其心降服其氣立本循序而進即便是致知以誠意非致知誠意外別有一種知止定之工夫也到靜安時已心正身脩到慮得時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慮得便是物格知至而明明德於天下六事約其徵八事詳其顯大道顯微無閒非有體無用執理而遺事執內而遺外也

聖學定靜與二氏異聖人無欲而動以天順理忘私

勿意必固我無入不自得非強持其心默坐存神之謂也默坐存神空諸所有以求定靜二氏所以害道此際最是大分段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方是聖人之定靜理會得一部周易則定靜安慮可見古今道術無過定靜精神凝聚盛德大業由此出大學知止中庸不二論語一貫孟子收放心有事勿忘勿助易何思何慮書惟幾惟康詩不識不知佛耆僊丹夫豈異術皆蹈襲聖教餘緒而偏用之者也世儒褊狹惡二氏似已併定靜諱之不講偏主格物以窮

盡天下物理爲入門遠哉

知止定靜安慮古今大學脉千聖所以洗心退藏之密在此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所以物格知至明明德於天下也中庸云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立天下大本行天下達道皆不外此脩齊治平其功蹟也

能慮即是知至意誠慮即意也意爲心知之關故能慮爲能得之本八事所以首誠意一意誠而明親至

善兼舉乃所以為慮而能得也

知是主止是基靜安是田地慮是運用論心體到知。添一毫不得但添便不得止便不得定故曰知止定則尚費操持靜則入機矣安則常住矣慮即莊周所謂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佛氏謂汝動念塵勞先起我拔指海印發光皆蹈襲安慮之說大學千餘年前拔自聖門千餘年後佛入中國拾吾殘唾而儒者乃避諱不敢講定靜安慮本欲避佛氏定慧止觀之嫌託言無工夫漸次但推明止至善之故耳豈非割吾聖道以奉佛氏乎

此一節。已足盡大學之道。下文八事。總一個心意知作用。心總一個意。意總一個知。所以逐次推勘。見學不可往外馳求。漸漸約還根本來。爲知止斷緣法耳。約到致知。更無處可約。依舊是知止定靜安慮。原本依舊是一個明明德。會得時。只此一節。大學之道無餘

明德兩字。聖學宗領。易曰。大明終始。又曰。乾知大始。乃天命人性指南。學問淵源。二氏竊取。變換爲清淨圓覺妙明智慧定光種種名色。其實本聖教也。亡失旣久。儒者怯懦。不求光復。反引嫌卻避。遂爲二氏奄

有如王室播遷委地強藩此明德兩字猶九鼎在洛能如王孫滿抗節執言猶可彰大義以尊王失今嚚嚅并此兩字不能守若赧王入秦稽首獻地國乃滅亡嗚呼哀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德親民在止於至善則學未有不由知止定靜安而能慮天下事物者蓋道不離物物有本乃有末格物爲事事有終必有始本始當先末終當後所以極深研幾知之至之者必以吾明德之知主宰於本末始終之間定止以立本安靜以研慮則深造自得施爲有序事得其宜物得其理大學之道近矣是以古人視宇宙事皆吾分內視萬物皆備于我其明明德也直欲合天下以爲明然豈苟且襲而取哉必先于畿甸之內政教休明而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于九族之中恩義明白而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德立表

正而脩其身欲脩其身必先主宰靜虛而正其心欲正其心必於念慮起處戒欺求慊而誠其意意覺爲知必渫雲神明使天靈常惺而致其知夫自天下約之於意微矣約之于知愈微矣不幾于玄虛乎非也知卽明德本體洞虛無物而無一物不包羅于內物在天下國家紛挐萬變而此知皆一一運量其中故致知惟在格物知不能格物則知爲虛而德孤何以親民而明明德於天下乎蓋知譬則火物譬則薪火麗薪而燃知燭物而至離薪則火熄離物則知隱知豈空虛乎哉乃所以樞紐乎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神

也古人知所先故得所後其格物也必眞不為利害私欲所阻不為情形時勢所蔽自本及末自始至終料量區處皆吾神明所貫察則物格矣而后吾本明之體表裏洞達而稱至焉此明德親民成始成終之要也知既至矣則神明卓立纖僞難欺而后不眞之念不得萌而意可誠意誠則無邪思妄想累冲虛之體而心可正心正則百體管攝表儀端而身亦脩身範端然後家人內外大小整肅而家齊家齊然後身教下行而國治國治然後風聲四訖而天下平此孰非物之格而知之所以至哉惟知本始當先故末終

從之所謂知止定靜安慮而能得也
物以形體言身家國天下民是也事以作爲言明親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也宇宙閒無非物職分內無
非事皆明明德於天下之實蹟也本末猶言首尾物
有形體故云本末事有造詣故云終始本末終始先
後卽至善止定靜安循循從容而不亂者也知猶主
也知者明德之神知所先後謂事事物物明德爲主
以貫徹乎本末始終之閒無苟且狗外見小欲速之
弊卽至善之知止有定者也近道卽慮能得物格知
至而明明德於天下也古謂先聖王明明德於天下

卽平天下也不言平言明明德者見平天下不外吾明德也天下不外吾明德所以謂親民也明於天下猶書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明明德者致知之全體明于天下者物格之成功也國畿內也天下遠故言平平義寬展邦畿近故言治治義綜密家近易狎故言齊齊義整肅身多垢累故言脩脩義清絜心爲身主主邪則衆亂故言正意爲心萌意妄則迷眞故言誠知爲心靈事物之主卽明德推而極之故言致知所徧照莫非物家國天下皆是絜而量之故言格誠意以上皆言先致知格物獨言在者誠意以上推

原本末始終之序致知格物總結本末始終之要也序有先後歸于致吾之明以格物而已矣致推極也格量度也變革也知不至則明德之體不全物不格則明德之用不廣內外一貫顯微無間故曰致知在格物即所謂明德親民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八者遠自天下國家約至于知知即推而致之及家國天下自誠意至脩身皆所以致知而格乎家國天下之物者也總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申言所以當先之義物格而后知至者言知不格物不可為至知至而后意誠以

下言能極致其知則意誠心正脩齊治平可次第舉也明明德于天下必先八者逆探其本物格知至后八者順推其末逆以致知格物爲終順以物格知至爲始天下國家皆歸宿于一知一知至而家國天下總貫矣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以格物大學所以成始成終也故曰知所先後先後之間知止定靜安慮則物得其理事順其則苟以昏迷之心憧憧往來顛倒錯亂其能近道乎此大學所以先知知所以先知止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也

致知在格物卽所謂物有本末物格而后知至卽所

謂事有終始本乎知而達于物終乎物而始于知體用一源周流無間乃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所先則務本反始無紛飾務外之弊而不失之支離知所後則深造自得有安民及物之功而不失之空虛總之明親至善耳知止六者言體之存諸内者也治平八者言用之行于外者也無六者則内昏擾而外襲取本末終始由内外體用生非他也

大學言先後即中庸言豫也止定靜安慮知至意誠即中庸明誠境地凡學有先有本有豫有序道德事功未有不立本而能卒辦者不然者苟且襲取塗塞

耳目小人的然日亡者耳

一明明德而事物家國天下包舉矣明德精神即是知發動即是意含識即是心心意知皆是身應用酬酢皆是物家國天下皆物總之一明明德於天下而己親民即明天下邊事至善知止定靜安慮明德邊事止定靜安總為恬以養知也能定靜安慮自然事物有本末始終知先知後

朱註三綱領八條目泥文生解實惟一明明德而親民止至善即在其中明明德於天下即致知格物其關鍵惟誠意始終本末惟成就一脩身即是明明德

○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卽致知之知卽德之明也物有本末謂身爲天下之本事有終始謂齊治平始于明德知所先後謂致知爲明德之始貫乎親民之終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知先後卽是知止道惟素位學忌襲取挾術用數鹵莽欲速浮薄之習聖賢學問事業循循然立本漸進遠自邇高自卑末有無本成末無始成終者故在止至善也

治平八事不出知止六事內大較六事管至善八事管明親六事貫八事中至善貫明親中六事根柢八

事課目止定靜安慮已括盡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舉其條件而銷結于致知格物道不離經世學不越事物明明德實地也

八事次第古人非拘定欲如此苟一蹴可至豈不欲之顧大學無鹵莽之功未有不知止定靜能慮天下事格天下物者事事物物根本至善能定靜安慮自然從容有成若徒膠柱鼓瑟則八事不勝牽掣矣假如格物完方致知則是格物時全無知何時物格盡知始至餘可例見必次第衍說者爲推求明明德於天下發源處耳論發源身爲本推到心以心宰身也

又推到意以心動于意也意至矣又推到知以知為明德源頭也知則意已無容著況更著物然絕意離物則知為虛影耳人心神靈普含萬象顯微一體故卽承之曰在格物不曰先格其物曰在格物者言知與物相麗之甚也故又承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言知能燭物始為實知也物在天下國家知在吾明德內物格而后知至是明德與天下國家內外顯微通透無間也八事自天下國家內約至知知又格物外通家國天下故不曰平天下曰明明德于天下見天下不外吾心意知也近歸之心意知而又曰在格物以

心意知兼統乎天下也由博反約守約施博終始本末一貫此大學之道異于二氏偏枯無用也故八事圓轉如環不可偏據下云以脩身爲本者亦以心意知難離析合而言之也

六事之序細密浸漸不可越八事大畧規模如此其實先後一貫格致誠正時已是脩身矣脩身齊家時已是治國平天下矣本文復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五段正恐學者偏執通融開釋朱子于八事欲一件完一件于六事反謂無漸次兩失之後章但釋誠意不復提定靜安慮者定靜安慮亦本誠意也慮又非

意而何

欲平天下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將陳八事之序總挈其全也言平天下止於天下耳言明明德於天下則格致誠正脩皆明而齊治平皆明于天下也一以見八序會通一以見民親非疏一以見親民在我不在民天下大矣民夥矣若之何能親之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者之心人皆能之天子至庶人學同以此如曰欲平天下天子可而庶人不盡可矣

天地以生人物爲大聖賢以盡人物爲大故欲明明

德必於天下欲致知即在格物若但理會自家撇却民物二氏所以偏也大學規模極闊大條理極精實世道民生與吾明德直綰做一個所以此道一日不可離此學一人不可廢世儒專主誠意正心坐守理窟又誤認格物致知泛濫枝葉偏枯無用與二氏等

○心無體以意知爲體意知無用以物爲用合之總是一心然言心則包舉而不親切細推到意又推到知實之以物乃所以完知之分量而明諸天下者也

○心者神之宅本自虛明儻無意如鑑空衡平有何不正諸妄從意起故正心先誠意意動知自知知覺

妄即破此知常照妄自不生故誠意又先致知也然到知至處則已無意無意又何容加故誠意已入微誠意之先惟有一片虛明更難言所先惟在事理通融推之以格乎物而已物格則知至此間途長朱子訓格至也如神之格思之格未盡又格方也有比方絜度之義又革也感也如格君格民之格有感動變革之義大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小則日用起居行著習察條理區別轉移化裁各盡其變無不是格物也

○知所以能及物者不離意知由意運亦由意昏意由知起亦由知化雖蔽錮之後靈知一覺萬慮俱清

但倏閃倏閉如石火電光一曲之明作不得主透不過事轉不動物或爲小體遮蔽或爲利害阻隔或爲事勢眩惑表裏不洞達心境不圓通施爲不恰當即是知不能格物亦便是念頭虛假而意不誠須神明炯照應事接物無遠邇大小料量處置使物無遁情事無遺理一片靈知貫徹微顯方爲格物方是知至如此則自無不誠之意而心亦正矣

天下國家總一物心意總一知知境無意即明德眞面目誠意先致知者遡流窮源云爾本明不昏妄念何由生旣昏不惺輾轉沈迷妄念何由止所以云先

致知其實明明德工夫全靠意意誠知方能格物故曰慮而后能得八事單釋誠意以此其釋正心脩身皆云在正心在脩身惟誠意單舉不言在致知者知境難著卽意見知

中庸亦以明先誠明善有學問思辨行弗得弗措工夫自困勉者言耳大學聖功但論明德全體規模各有所主如必以中庸擇善爲大學致知則學問思辨行卽宜在致知內不得另以格物當之若以格物當學問思辨行則致知一段爲無事矣豈成義理致知畧似知格物畧似行行方是眞知

目雖有八心意知只一件提意而心與知俱綰在內物雖不是心意知然離物則心意知無所用離心意知亦復無物正心先誠意次第可尋若意外別尋知知外別尋物實難分析意外尋知知體為虛知外尋物物形為泛意萌卽知知動卽意意知著卽物一誠意而心知物俱管攝矣故誠意為關鍵後釋誠意不及格物致知以格致為大學始終此章已盡後不復贅也

心是宅意是宅裏運動知是宅主人明德之神也物卽身與家國天下自天下尋究向裏來只是一個明

德明明德直要格家國天下之物中間誠正脩齊治平許多節目條件本末始終先後轆轤運轉惟一個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致知若不在格物則明德與天下國家頭尾兩沒交涉直待意誠心正身脩挨次完後方去平天下無此理次第雖多只致知在格物一句串紐八事一齊超入若非致知在格物則八事皆成破裂矣

誠正脩齊治平無不是致知格物後章釋正心脩身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釋齊家父不知子農不知苗釋治國不仁不讓不從不諭皆是不能致知格物

之大者釋平天下好惡絜矩內外本末賢否義利分明是致知格物之大者如以爲入門何處可著足令人臨事昏亂覓不見心待覓心又遺却事物此便是知不能格物心境一事理融方爲物格知至物格而后知至大段括盡知到至處工夫十九正是能慮能得時節意誠心正脩齊治平皆馴至矣而后意誠以下逐項雖有本等功夫非截然一節做一節本末始終盡頭處分得本末始終相因處分不得所謂誠其意以下五段通融開釋正爲此知所先後唯古人世儒知先後片片劈作兩段去道遠矣

格物兩字管到平天下住卽是絜矩格方也比比方絜度此知不昧此意不欺卽是知至意誠故致知格物爲明親全體工夫誠意爲引子義理曉然在簡策苦無人討究耳

八事先後之間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惟定靜安慮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務故曰知所先後格致誠正時慮止于身而家國天下事已豫齊家時慮止于家而國與天下事已豫及知至意誠後心正身脩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已無不潛孚默成矣此中有存神過化知微知彰之幾故

本文用五欲字。五必先字。而后字。皆古人知幾妙用。浮躁淺陋。非致遠之器。定靜安慮。乃達化之本。大學惓惓于知先後。有旨哉。古今學術。所以分也

大道顯微無間。事理圓融。無頭上安頭之病。聖人謂民不可使知之。其旨精深。中庸一篇。發揮此旨。此篇致知在格物。便是一貫之道。人心物理。原不分內外體用。故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氏與聖教途分自此。民生世道。倚賴聖教。亦在此。此大學通徹身心意知與天下國家往來交涉處。若無格物工夫。但按定八事次第。致知以後。直待誠意正心脩身完備。

方許家國天下事來無交涉到底成就一老禪靜坐槁木死灰而已故格物工夫甚浩蕩非可爲入門也若以格物爲入門直待何時方誠意正心舍本原之心意知泛求之物如著衣舍要領提邊齊顛倒甚矣

○明德從大虛來含受大虛凡大虛中往來屈伸千變萬化脉脉與吾靈知同體有叩即應有觸即覺物至知知而意即萌是非好醜自不可欺中間稍有轉換遮蔽謏迷種種妄情使眞意不得直達于物即是知不能格物或阻于利害或牽于小體或眩于機宜被物梗塞不能轉動被物瞞隱不能量度如君不能

格民德不能格姦之格非無知也秖是浮光虛影不得事理通透所謂習不察行不著日用而不知如後章不知子惡不知苗碩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之類即是自欺不誠意不知止如君親是物知忠君孝親是知苟能誠吾意于忠孝勿自欺其知以格君父則忠孝之知致而忠孝之意亦誠矣止忠止孝亦即是知止至善凡事皆然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所以下文單舉誠意其旨甚確朱子更補格致一傳云格者窮至事物之理猶可又云用力之始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其理以至乎其極久之一旦豁然貫通然

後知至果若此則是人心不具此理專待外來湊集如貯錢穀般夫子謂賜不受命而貨殖不如回之屢空者也聖門無此等貪多支離之學又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此則窮年皓首物無盡期老死做不成一個致知君子何時方去誠正脩齊治國平天下乎迂闊甚矣古聖賢教人博物學文爲明心之助非謂心本不明待外物始明也若心果不明豈外物能使之明乎禽獸土木與之言則不解爲其中原不具此理也人心若不具此理雖博盡天下物何益若具此理又何待外物然後知不窮物理即不知則凡

未嘗學文者皆成士大夫矣

或云格物非窮理則學問可廢乎非也格物致知誠意內自有學問詩書六藝亦物也誦詩讀書亦格也聞見記憶亦知也旁通博覽亦致也好古向慕亦意也篤志潛脩亦誠也士君子心意知自然安頓在詩書六藝上但斷然以詩書六藝爲物以學問爲格物爲入門一步則不可耳博物洽聞學士韋布之業奈何以槩帝王聖賢之道乎

程朱格物之說凡事須從外面記定式樣然後去做出知聖賢無此等螟蛉之學所謂學養子而嫁意且

不誠何況致知自覺難通乃云不必盡窮天下物但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又云一理通萬理皆通如此則知又分明不在格物矣又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夫考之事爲是脩身察之念慮是誠意都解不得格物文字講論于學爲切只合說致知在博文在問學可也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分明相承朱子解物有本末之物爲明德親民格物之物另爲文字講論是兩物也又引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明善擇善爲徵夫彼所言者學問擇善此所言者明德規

模分量物我兼體以見學之大各有所指也若論學問擇善亦只在致知項下蓋誠意即誠致知即明明即擇善若以格物當明善則致知一段所幹何事致知格物云者擴吾明德以格家國天下之物所謂明明德于天下始終本末實地異于佛氏之空虛絕物者也朱子詆不學問爲佛氏因以格物當學問支離泛濫與佛氏空寂皆偏枯無用五十步笑百步耳

首言明明德於天下挈其統再言致知在格物閉其鍵申之以五傳通其脉周匝細密義理躍然後儒不解窮經所以難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物有本末知所先後者以致知在格物物非可泛格也知不知本則不能格物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而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間或有家有國有天下不同同此脩身為物之本此格物者所當知也苟不知所先後身不脩則本亂矣欲格天下國家之物末治者否也民雖當親身既為本較民尤厚苟不脩其身明德則其所厚者薄矣欲

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使所薄者厚末之有也豈有物無本可格者故能脩身之謂知本知本則物格而知亦至此又致知格物者所當知也

此申言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物格知至之義稱天子者大學天子之學也道無閒于貴賤故至于庶人壹是猶言同此也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獨舉脩身者心意知皆統于身也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所謂物有本末也本亂謂身不脩末治謂家齊國治天下平否不然也厚薄因上文親民而言厚猶親也薄猶疎也所厚謂身厚者薄謂身不脩德不明也所薄

謂民薄者厚謂國治天下平也知本知物之本所謂知終始也知之至所謂物格而知至也

心意知無形惟身有形德與民接知與物接皆由身君子不能以心意知示天下而身爲表天下不見君子心意知而見其身故脩身爲本也身未及與國天下遇而先與家遇天下國人不及見吾身而家人先見故民雖親家爲厚也

大學由誠入故格物以爲知脩身以爲本知不格物則蕩而無歸本不脩身則虛而無實言明德必言親民言定靜必言齊治皆以此二氏言明心見性身爲

假合故流爲空虛豈不致知其所以格物者非也言普度衆生利益有情豈不格物其所以爲本者非也遺身故不知有家捐父母棄妻子毀形體滅人倫所厚者薄烏能治國平天下使其所薄者厚乎所以聖學必本諸身也

此上三節反覆發明明德親民之義明德親民總謂之明明德于天下微言之則爲知止定靜安慮得而統于止至善顯言之則爲脩齊治平而統于致知格物致知格物所以普吾明德于天下也止于至善合天下以歸于吾明德也此本末先後始終一原大學

之道也

第二章

大學是一片文字朱子分首一章爲經謂孔子作此後爲傳謂曾子作古人文字亦有自作自釋者何據知爲經爲傳乎此章被其割裂攙補舍所學而從我殊非作者之志今悉依古本解釋如左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illegible]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大學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脩身也而誠意為要蓋心雖身主無意則心本虛知雖先意無意則知自明先乎心而累心後乎知而昏知者惟意意誠則正心致知格物挈其統矣何也心動即意意

覺即知意知所著即物一也心無妄妄從意起妄起知自知所謂誠其意者惟于物來知覺意萌是非洞然直達勿轉換遮藏自護迷其知而已矣意惟好惡不可欺惟好好色惡惡臭自無欺意如此者天動神應靈機透徹致知以格于物者皆眞意渝浹存體應用皆遂條達隱微獨覺之衷無有絲毫欠缺留憾者矣不謂之自慊乎樂記云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美惡物也好惡意也毋自欺則知亦致矣惡惡臭好好色則物亦格矣總惟誠其意耳意萌于自己所獨知而著爲事物達諸家國天下所謂風之自微之顯

也可不慎與慎獨者致吾之知神明常惺無昏迷放逸萌于方寸達于家國天下者無非真意流形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盡性以盡人盡物乃爲慎獨無欺自慊而意無不誠矣苟念慮不誠徒鋪張于事爲是的然日亡之小人放肆于平居而揜蓋于衆見何益之有此大學之道內外合顯微一有諸中形諸外闇然而日章君子所以知微知彰必慎其獨也故曾子有云念慮隱微勿謂無視十目所視勿謂無指十手所指我有此意身心應之我行此意家國天下共承之何敢以爲獨而忽諸雖曰脩身爲本正心爲要

苟能誠意則心廣體胖心正而身亦脩故君子必誠其意也意誠則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詩美衛武公云瞻彼淇水之隈有菉竹之草可爲磋磨之用猗猗然美盛也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如治器者旣切復磋旣琢復磨故其德瑟然嚴密僩然强毅其容赫焉光盛其聲喧焉宣暢有斐君子使人終不可忘也夫詩詠切磋言君子誠意之學辨別幾微如此其精也琢磨言君子誠意自脩刮垢磨光如此其密也瑟僩言君子愼獨恂恂慄慄如見賓臨敵莊嚴而强毅也赫喧言君子意誠心廣體胖潤身之威儀充盛

而宣暢也有斐潤身之文章也意誠則明德盛而止
于至善足以親民民不能忘也詩詠前王是已蓋治
道不本于誠意則私恩小補今日驩虞明日憔悴其
澤易斬君子本誠意以經綸無疆之業非必教人以
善分人以財而天下後世君子小人誦詩讀書者賢
其賢入孝出弟者親其親引養引恬者樂其樂以耕
以鑿者利其利至誠無息博厚悠久使人沒世不忘
是誠意之功業也若康誥言文王克明德太甲言成
湯諟念天之明命帝典言堯克明峻大之德三者皆
于獨知之地光明淨潔毋自欺蔽所以自明其德而

爲明明德于天下之本也故湯之銘盤自新已德也康叔作新斯民新民之德也文王舊邦新命明明德於天下也故君子由身達于家國天下事事有理物物有則無所不用其極以止于至善皆誠意之用也詩云王畿千里天下朝宗爲民所止豈人心獨無所止乎詩云緡蠻然好音之黃鳥止于丘隅猶弋所不加夫子嘆爲欲止尚知所止可以人心不知所止乎止也知也卽獨也詩詠文王穆穆穆穆幽深卽獨也緝熙常明卽毋欺也敬止卽愼也無所不愼獨則無所不知止爲君仁卽止爲臣敬卽止爲子孝卽止爲

父慈節止交國人信節止君臣父子國人物也知仁敬孝慈信知也實其意以仁之敬之孝之慈之信之誠意也毋自欺其知以運量乎君臣父子國人致知格物也推之天下國家萬事萬物皆所謂止于至善也何莫非誠意之用其極乎夫子謂聽訟猶人必使無訟夫訟小人厭然之事欺詐無情之甚者能使之不得盡辭可謂物格矣由君子意誠知至大能畏服乎民之心故民改心易慮此誠能格物之效也德明而后民新物格而后知至可不謂之知本者與苟不知本則不誠未有能格者矣

此下五章覆解上文八事會通其旨見所謂先後者非逐事斷截也此一章專釋誠意不及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之始終前章已詳不復及也首誠意功始誠意也毋戒辭自欺自謾其知也知者明德之體心之神也意者心之萌明之發也意動知致則爲眞意意妄掩知則是自欺惡惡臭好好色意之至誠者也意如此者爲不自欺不自欺則知亦致矣謙當作慊與愜通快足也猶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慊自欺則歉恨不自欺則快足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獨己所獨知卽意也閒居猶燕處小人恣意於燕居掩

藏于共見由自欺而不自慊也厭作壓盖也誠中形外因小人惡形而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非以小人積惡爲誠也即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嚴畏也潤色澤也言實于財者屋宇生色猶實于德者四體生色即下文有斐君子之威儀也意誠故心廣潤身故體胖胖暢遂貌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暢于四肢也淇衛水名澳水涯菉竹草似竹俗名木賊可用磋磨猗猗柔貌斐文貌治骨角者既切又磋治玉石者既琢又磨骨角脆而工細故言學玉石堅而工猛故言脩瑟嚴密也僩强毅也赫色充盛也喧聲

著聞也諠詩作諼忘也道言也釋詩言也學學習也自脩克己也恂信也慄堅也皆心常惺之貌可畏曰威可象曰儀德之符也盛德即明德也至善即止于至善也民不能忘即親民也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沒世不能忘也君子小人皆民也賢以教言親以養言樂樂利利泰平豐足之象皆誠意之功業即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因引詩書言古帝王以徵之康誥太甲帝典皆書篇名康誥言文王太甲言湯帝典言堯克能也顧念也諟作諦審也顧念審諦存存不忘也在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一也峻高大也皆自明言皆

自明其明德戒自欺求自慊非如小人詐善爲人也
自明卽愼獨也盤銘沐浴之盤刻銘其上自儆也苟。
猶誠也日猶一日旦也新猶明也言新者革故之意明
德爲明明明德爲新借沐浴寓洗心卽誠意也誠意
外無所爲自新也日日繼一日也又日繼日日也作
新振作使新也舊邦舊爲諸侯也命天命也維新新
命爲天子也卽所謂國治天下平亦本誠意也盤銘
日新卽明明德也康誥作新卽親民也詩新命卽明
明德于天下也無所不用其極卽止至善也無所不
用者承上起下之辭極卽至善下文三引詩言止至

善亦本誠意也又引夫子使民無訟言物格知至亦本誠意也邦畿王都民所歸也緡蠻黃鳥聲丘隅山頂穆穆幽深也緝熙常明也敬止猶慎獨也君臣父子朋友止于仁敬孝慈信卽知止至善無所不用其極也訟者欺詐之事物之難格者無情不實也唯誠意致知之君子足以大畏之大畏深服也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物有本末故曰知本

此章自首至君子必誠其意釋意之所以當誠自瞻彼淇澳至民之不能忘承德潤身言意誠則德脩而可以爲君子卽所謂明明德也自於乎前王不忘至

其命維新又承民之不能忘言意誠則業廣而可無媿于帝王即所謂親民也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至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意誠則于事物知止盡人之道而可以立人極即所謂知止于至善也自聽訟至末言誠意為格物之本即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皆以見誠意之為要申前言君子必慎其獨必誠其意之故文義周匝原無錯簡

人心含知感于物生意意者事物之隱天下國家之微也存之于我為獨達之天下國家為共視共指與獨非兩時兩事也故君子凡措之事物者謹之念慮

兢兢業業上帝臨汝共指共視無非愼獨之地或謂獨在事物之先靜之終動之始于此審其幾然則事物旣交遂無獨之當愼者與言意遺事與言知遺物皆空寂無用佛老之學也故篇中旣以心意知爲先尤以脩身爲本此章釋誠意舉帝王功業聖賢道德槩括無餘顯微無間學所以爲大也

誠之爲道包括甚大意之爲用干涉至遠首言安能慮慮卽意也能慮卽能得故意誠爲要中庸惟誠能明惟誠能前知惟誠能盡性盡人物惟誠能經綸故誠爲盛德至善八事無復有大于誠意者矣意誠卽

是忠恕一貫之道故釋心身家國天下曰欲惡曰忠
信曰恕皆本誠意也慎獨即中庸戒慎恐懼貫動靜
不離集義與襲義由此分自欺是襲義自慊是集義
集義即慎獨之君子襲義即詐善之小人故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合外內之道即孟子云有四端于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如火始燃泉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天下運掌皆
在此乃脩齊治平實地非兀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謂
也小人閒居一段描寫襲義猶外影像見此學此道
非偏枯補綴有邊無中所以大也

誠意一章即中庸微顯之旨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致格物而明明德于天下一也君子即中庸闇然日章之君子小人即中庸的然日亡之小人不慎獨徒襲取于見聞遺內務外失于微而圖于顯是謂物無本求末事有終無始何以近道歷引詩書古聖帝明王盛德大業皆屬誠意皆以發明始終本末一貫之義

○人心之知與物相通惟意意所以能格物惟誠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孟子云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誠爲致知格物之本意爲存誠動物之

極中庸言誠不言意大學指意以言誠乃猶中庸指喜怒哀樂未發以言中皆傳心之要也

毋自欺釋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釋毋自欺如之而已非定以好善惡惡蓋意也臭可惡又惡臭色可好又好色恒人之惡[illegible][illegible]易簡毫釐不差更無過此如惡惡臭言志氣常舒也如好好色言精神常新也苟應事接物起心動念一切明白痛快如此則存神應妙知幾順事全體呈露大用顯行善止而慮得格致而明親家國天下一以貫矣

意之欺知每由愛憎惡而不知其美好而不知其惡

心官不思乃爲自欺苟眞知常惺則順應不差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云者心地純固靈知亹亹自然有此氣象不待好惡始然也是非可否感而遂通無委曲遮蓋則天動神行知明處當易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無過此理方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能誠其意者泥作愛憎解狹矣

大抵意與天下通惟好惡最遠即是絜矩之道故首揭好惡爲明親大綱愛憎用舍常能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明通公溥物格知至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聖賢帝王何以加此故下文脩齊治平皆以好惡釋之

皆統于誠意也

心意知物四者一聯離意求知則墮枯槁離知求物則成支離緊關惟一誠意而致知格物俱舉故此章歷引詩書言明德親民止至善兼統矣至釋脩齊言好惡好惡本意也釋治國言誠言恕釋平天下言好惡言忠信皆誠意徹首尾而致知格物卽在內故大學一篇自知之至也以上多言明而兼誠自所謂誠其意以後多言誠而兼明文字縝密義理完備初無錯漏朱子析此章為四傳索然無味更補格致一傳教學者泛求諸物尤為支離既以五傳不備所補獨

格致則定靜安慮始終又不當補乎補則須復不補
則偏闕不成義理
脩齊治平各項下工夫作用不同總之誠意爲轂意
不誠雖道義名節經綸康濟皆是假之忿懥四者使
身不脩意也親愛四者使家不齊亦意也藏身不恕
學養子而嫁使國不治亦意也好惡不絜矩不忠信
以利爲義使天下不平亦意也故誠意工夫一以貫
之舍緊關之意次窮諸物理以爲入門誤矣
閒居當不得意意不誠則自閒居始暗室屋漏不著
緊及大庭廣衆[illegible]幫補不來撐持不起聖學須徹底

澄淸所以必愼其獨

小人閒居一段。卽孟子謂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閒。所爭毫髮。初但苟且延哄自己。坐致惡積如山。狼狽不可收拾。自欺流獘至此。厭然。卽是不自慊。言君子毋自欺處甚細密。言小人欺人處甚粗淺。闇然的然之分

詐善之小人。與篇末爲善之小人。以義爲利者。正是一種人。十目十手。卽行事見意。如漢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桑弘羊孔瑾云。不加賦而國用足。說諸用周而四海萬民之唾罵叢集。可見意與天下國家。與聚

相關明主致知格物莫先于此故末章諄諄以小人義利申言意不誠之害

朱子因盤銘康誥詩連引新字遂改親民作新民非也新卽是明自新爲明舉世昭明改變爲新引盤銘以下見明明德于天下皆本之誠意也盤銘明德也康誥與詩明明德于國與天下也康叔新衞文王新周國治也舊邦新命天下平也一誠意而身家國天下無所不統皆以融會八事合本末始終而言也盤銘詩辭與親民何涉祇據作新民三字割爲一章以釋親民牽强尤甚如古本文字義理曉洽如朱註分

割何但義理偏枯文字亦索然讀者自識

第三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脩身在正心何也心本虛靈原無方所之礙惟虛靈局于形質形質與外物交而意妄動以自欺其知則彊陽奔騰結滯爲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所于身內而氣一動志虛靈之體不得其正矣如賊入人

家主翁逃亡安得復有心在形骸內若是則耳目口鼻都無管攝恣縱不檢聾瞽瘻痺之病成矣安望齊明愼動以脩其身乎故欲脩身在致知誠意以正其心而已

有所者偏主不化之意執吝曰有定在曰所忿怒也懥怒貌有所不言心言身者心體本無凡有屬形忿懥四者意之病不得其正心不得其正也恐懼在憂患既至之後憂患在恐懼未至之先言忿又言懥言恐又言懼言好又言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性喜怒哀樂之累其辭以見情勝也

身有所忿懥朱註作心有所非也不正非心之本然惟身與物接私意偏主怒焉而忿懥暴厲過度畏焉而恐懼驚怖不寧喜焉而好樂汏浪忘反憂焉而慮患怯懦失措如此則魂魄不守氣一動志心焉得有靜正之體所謂物交物引之而已故曰心不在焉由是視聽飲食無所管攝始以身有所而喪其心旣以心不在而并喪其身身與心交喪可知心與身相關也故脩身在正其心

忿懥四者皆意脩齊治平皆根于意心不在焉卽是自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意相遼遠矣所以心不正身不脩爲意不誠故上章誠意章釋亟須其功德此章以下身心等并釋多舉其病痛蓋意誠則盛德大業由此出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家國天下皆不可行矣

心非土木豈得無情能大公順應則有情若無情耳非枯槁然後謂無非應感遂謂之有人有喜怒哀樂心虛則靈不虛則不靈虛者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有所者以有爲有也不在者以無爲無也有無無有虛靈之妙用也禪語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蹈襲此理近代講良知亦此意此與下脩齊章皆兼知而

言知則存意中意誠則知至身以內心意知一也忿懥四者意之動于已也故以釋脩身親愛五者意之施于人也故以釋齊家

先儒云八目功效以次漸進然据五傳其說斷通意既誠矣德潤身心廣體胖矣比及正心復有四不正至目不見耳不聞口不知味頑冥不仁之病心既正矣比及脩身復有五僻至父不知子農不知苗錮蔽之極何也蓋學雖有始終本末道惟一貫致知格物串紐八事誠意一關提挈綱領一事不盡則七事并累正心時即已脩身脩身時即已齊家齊家時即已

治國平天下矣義本圓融解者破裂

第四章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齊家在脩身何也身者家之主好惡當理則身脩而家齊蓋好惡根于意通諸國與天下而家則身與天下接之初意發于此最切若不能致知格物任意所

向往而不知止則流爲偏僻向于親愛不止則偏于姑息向于賤惡不止則偏于憤疾向于畏敬不止則偏于側媚向于哀矜不止則偏于悲傷向于敖惰不止則偏于陵侮蓋家人至近其情易縱意所好雖惡見爲可喜意所惡雖美倂棄不錄物以形隔而不能格其理知以意昏而不能致其明恒情之偏滔滔皆是至有父不知子惡農不知苗碩者況家人恩怨叢集以偏蔽行之安望能脩身以齊家乎故欲脩身齊家者亦在誠其意以致知格物而已

人恒人也之向也言往而不返卽不知止也辟僻同

偏也已甚之意鄭作譬非也敖惰不禮貌也如孔子于孺悲不與見而鼓瑟使聞望其悟也孟子于留行者隱几不應而其人引咎翻然教誨皆敖惰不僻者也餘做此五者之僻皆意之累諺俗語碩繁盛也前四有所者物來不能順應卒發不能自主志爲氣動故不得其正而害在身此五之其所者執而不化一往而不返情逐物遷遂以成僻故害及家人五者總一好惡也歷數之見褊小苛細知其一不知其二偏曲之甚也明者好惡如鑒因物自來此則以意往就故曰之其所然則焉能致知以格物乎物之易格

孰如父于子農于苗者意一偏則習而不察愛子天性豈曰不好至于惡亦不知則昏矣稂莠害苗豈曰不惡至苗美亦不知則瞽矣惟意不誠故格致兼失然獨于齊家及此何也家不齊有二倫序混亂以不知其惡而不齊也恩誼乖離以不知其美而不齊也故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故愛憎于家尤貴變通易卦內明而外順爲家人反家人則睽睽之彖曰君子同而異其彖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六爻始睽終合上明而下悅也今任意所遷而不知止偏執錮蔽異而不能同

則睽而不能合。豈宜家之主。聖人所以裁成萬化。惟圓神不滯。故家不齊。生于僻也

忿懥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爲首。親愛五者。由交接成。家以恩情勝。故愛爲首。喜怒任意。必無身範。而舉動乖方。則身不脩。愛憎任意。必無家法。而情誼乖離。則家不齊。病皆生于意。故誠意爲本

恒情服官涖政。在國與天下。或多公平。家人意偏。賢者不免。故引諺語爲徵。莫知子之人與之。其所之人。正是一種意僻。即知亦不致。物亦不格。莫知子。是謂好不知惡。莫知苗。是謂惡不知美。此等人。安能齊家

非以莫知子惡爲家不齊也

此章言不能致知格物之病最明于脩齊發之者所以融會八序而補其偏也朱子泥八序云四不正五辟皆入合有之事如官街上差了路謂大序旣定造詣漸深病痛漸減故周旋其說不思心不在好惡辟視聽飲食不知父不知子農不知苗此等猶謂合有如何方是合無旣云病痛漸減何爲家齊後又貪戾作亂國治後又爲天下僇驕泰拂人病反增何也此是官街上差了路彼卽是房奥裏差了路其拘泥可一笑

第五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治國在齊家何也家國同此八同此心同此理齊家治國同此身也其治在教其機在誠父子兄弟是生人之根本[illegible]良心至善不約而同者也身苟不孝不弟不慈則家人不可教況國人乎苟能孝弟慈以教家則教國不外此矣何也以孝親之心事君則仁無不格以敬兄之心事長則讓無不孚以保赤子之心

使民則慈無不浹意誠故也康誥曰如保赤子人君保民信能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君民一體疾痛相關淪肌浹髓無有不得民心者矣不如是而妄言保民是以虛文浮格相籠絡何異學養子后嫁者所以慈使衆而衆可使孝弟教國而國人有不仁讓者哉故仁讓篤于家則仁讓興于國蓋理本同然而君身先率其應自神苟君不仁讓而貪戾則國人效貪戾而作亂治亂之機迅速如此古語云事敗于一言國定于一君不可以知機乎機者何誠意是也誠意者何君身所好是也賢

君好仁與暴君好不仁誠同也故堯舜好仁與桀紂好暴同也堯舜好仁令民以仁桀紂好暴其令民亦以仁堯舜之民從桀紂之民不從者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不好也此好一念即慈母保赤子之意運于孝弟仁讓之內而浹于家人國人之心者也從好則從惡矣是故諭民以好善之意而善本君身所有諭民以惡惡之意而惡本君身所無此意藏之君身名曰恕恕者如其心而不自欺也知仁讓可好如好好色是自如其好也知貪戾可惡如惡惡臭是自如其惡也恕也即誠也苟所藏乎身不恕自欺也以令民仁

讓欺人也條教號令皆學養子也其能諭諸人也乎哉故曰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詩云桃少則葉盛女賢則家和夫家人近而國人遠也未有近者不能宜而能宜于遠者矣詩云宜兄宜弟兄弟親也國人疏也未有親者不能宜而能宜其疏者矣詩云其儀不差忒可以正是四國未有不孝不弟不慈之身而國人肯以之爲法者矣故治國在齊其家

其家不可教謂身不脩則家人不率教也教人謂教國人無之謂無是事不出家成教于國言教國即在齊家內融會之說也孝于親弟于兄慈于幼家之事

也事君事長使衆國之事也長謂官長保赤子言誠
也學養子爲母譬不誠也孝弟慈所以能格物惟意
誠也貪者不讓戾者不仁機弩牙發動所由也僨敗
也率帥同將軍曰帥率師將爲主率民君身爲主如
心曰恕即所謂毋自欺也爲善如好好色去惡如惡
惡臭不自欺其心所謂如心也喻曉也以令曉人也
天夭少好貌蓁蓁盛也之子指女子于往也婦人內
夫家往嫁曰于歸宜和也儀法也忒差也四國猶四
方爲父子兄弟足法謂君能脩身盡倫足爲家人之
法國人乃取法也

治國亦本于誠意孝弟慈人之眞意也家國相通所以爲親民也引康誥獨徵慈者慈切民也孝弟或喪其良心惟慈母愛子愚婦與知即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故曰心誠求之此齊治之機獨之當愼者也

仁讓必待行于一家然後行於國貪戾纔有于身即已見于國定國由于一人僨事止由一言成難而敗易如此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治亂之機故可畏也

人主率民猶帥卒三軍帥居帷幄三軍惟所指揮如

北辰居所衆星自拱即所謂機也矢發于百步之外弩不離掌握之中善治國者化行域外而意運于胸中誠存念慮而風動乎四境即此是致知格物自我理物是格物物成就理是物格

大學成已成物故終始格物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總一物也言孝弟慈見理之一言誠見心之同言機見感應之速舉堯舜作式樣見身爲本堯舜身好仁家國天下莫不仁惟其理一心同機神如陽氣熏烝盈宇宙萬物發生一氣相感莫知其然而然物所以格也桀紂好暴如陰氣閉塞焉能强萬物出機物所以

不格也堯舜率民民從意誠能動物也桀紂令民民不從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大學終始格物而主誠意

家國相因之理于治道最緊關親民兩字實由家生而身爲本故此章本所好藏身而言非謂齊家專齊家治國專治國如世儒逐節用功之說也八目若無五段解釋先後未免破碎朱子拘泥爲官街差路之譬于作者意左矣

恕以如心解有兩義合忠恕言則恕如其忠我自如我心所謂誠意毋自欺致知以格物即信也夫子一

貫之忠恕是也單言恕則以如人心爲義我心忖度人心所謂不願勿施卽絜矩也能近取譬强恕而行是也此章以藏身言恕誠意毋自欺也今人言忠恕但以如人心解夫且不如己心安能如得人心但使亦忠直達更無遮留轉換方是如心方謂之恕自然大公無我知至物格不待取譬而人已通透所謂一貫也詳中庸道不遠人及論語一貫章

有諸己求諸人無諸己非諸人此人君有敎民之責者帝王之事所謂大學也若士庶韋布有諸己而遂求人無諸己而遂非人亦是大患

引詩首桃夭者家道睽離多始于婦人次蓼蕭者門祚衰薄由兄弟相尤三鳲鳩者刑寡妻宜兄弟皆本諸身也

第六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毋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句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句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句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國者何也以天下國同此人同此心也孝弟慈眞心也行于上卽興于下則心同可知君子知心同而得矩絜之方焉何謂矩好惡是也何

謂絜同其好惡是也君子以身立上下四旁之中以心爲上下四旁之矩而絜度上下四旁之人情如視上我爲下我不欲上虐我人爲下我虐之則不平在下即勿以虐使下凡爲下者平矣如視下我爲上我不欲下慢我人在上我慢之則不平在上即勿以慢事上凡爲上者平矣前後左右皆然此之謂絜矩是皆本吾毋自欺之意以格天下之物而同其好惡即是忠信之道也得此則爲民父母失此則爲世大僇民之得失國之存亡攸係可不愼哉故王天下君子能誠意愼獨有德則好惡同民衆心樂附而有人人

隸則王臣王土而有土有土則九職九賦而有財有財則君足民足而有用二帝三王全盛之天下何以加此此之謂王道本于明德而明德本于誠意也世主不能誠意內懷貪利之心外襲慎德之迹以德爲聲音笑貌欺世罔民而以利爲精神命脉貪黷自恣於是聚斂政行掊尅之小人進爭奪起而大命去矣此所謂假之也是謂霸術如楚晉秦君臣不可以治國其可以平天下乎哉或謂善爲寶或謂仁爲寶或謂進賢退不肖爲利聽其說皆道德之公而察其意皆功利之私此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國不治天

下所以不平也唯仁者能誠意見賢必舉舉則必先好民所好如好好色非外好而內不好也見不賢必退退則必遠惡民所惡如惡惡臭非外惡而內不惡也是能絜民爲父母忠信之大道也不然者旣未能進賢以利民而重用小人以殘民拂民之性驕泰自恣不能絜矩則菑害並至信乎平天下之道無復有大于忠信者矣苟能忠信雖生財亦大道也生衆而食寡急爲而緩用國計有裨君道亦光何必外本內末爲穿窬之行要在一念義利之閒誠其好惡而已矣苟有忠信絜矩之心生之爲之食之用之亦自不

可廢而惟正之供府庫之入皆其所宜有不然併日而食數米而炊烏能治天下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如孟獻子謂大夫之家不問畜產不臣聚斂其言良似要之好義者人之公心而好利者亦人之同情若徒拘爵之崇卑以論利之大小是天子與庶人不同學而家與國天下不同道苟且遷就寧畜盜臣此謂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者也蓋以利爲利者明背乎義所謂聚斂之臣也而以義爲利者未誠于好義所謂盜臣也以利爲利者此無忌憚之小人以義爲利者彼爲善之小人也凡從主專利固由無

忌憚之小人道之矣而彼爲善之小人挾術尤巧歟君尤甚忠佞之相似非意誠知至之主鮮有不墮其術中深受其害者此之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爲能平天下故夫內外本末之分賢否得失之辨用舍進退之權在明主誠其好惡致知以格物而已大學所以首誠意也蓋天下大器執詳則煩執要則簡故莫要于同好惡平天下難事興利則難除害則易故莫平于惡勿施未爲天下興利民之利且勿奪之未能爲天下得人小人且先去之未能望三五太平强大僭亂之諸侯與擁君剝民之大夫且先遠之則

國治而后天下可平。此作大學者之深意也
上老老君自行孝也則國人感而起孝恤孤卽慈幼
倍背同不倍謂相收恤不相背棄也孝弟慈三者承
上家國推見天下人心皆同也絜挈通圍而量之卽
所謂格物也矩所以爲方令曲尺譬君心也天下人
不同而心同如制器長短不同而矩同以矩量物萬
形皆齊以心量人萬情皆均絜矩之道卽誠意致知
格物之方也好惡意也人皆同而不得同者以所惡
妨其所好也故卽所惡明絜矩之道君以心爲矩居
上下前後左右之中環度上下前後左右之心彼已

如一我所惡者勿以偏加人則羣情普愜而天下平即下文忠信之大道也所惡即聚斂用小人之類三引詩言好惡同則親民爲父母是絜矩之得也好惡偏則爲世刑戮不絜矩之失也僇戮通殷之未喪師謂殷先王之世喪失也師衆也克配上帝當天心也儀度也監視也峻大也命天命也不易難保也道言也得衆心則得國殷先王所以爲民父母失衆心則失國殷後王所以爲天下僇先慎承上有國者不可不慎而最慎莫如德慎即愼獨德即明德本末因首章本末而言外本內末則好德非誠也後義而先利

民必爭是上先爭也下必奪是上先施也財聚謂橫斂以歸于上財散謂薄斂以藏于民言悖出謂以惡聲加人人亦反之況聚財斂怨民其不反乎聚散出入天運循環民心卽天道因引康誥徵之道言也善謂愼德則民聚而天命得不善謂外本則民散而天命失自此以上皆言財貨之當絜矩也楚書楚史楚王孫圉適晉趙簡子問楚白珩之王圉以觀射父左史倚相對言王非寶善人爲寶也舅犯晉公子重耳舅狐偃字子犯重耳以驪姬之難出亡在狄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勸之反國舅犯教以此對也亡

人逃亡之人重耳自謂仁親思親也秦誓秦穆公悔不用蹇叔自誓之辭斷斷誠一貌休休和粹也如有容者休休之量空洞無物如器之有容不可窺探之意技材能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不啻若自其口出中心之好不但如口所言也寔能容之應上如有容而決其眞能容即意誠之君子也保亦容也保子孫黎民言其推賢讓能維持宗社子孫黎民并受其芘是乃爲眞有容者尚加也有利有益于國也媢嫉妒忌也違阻也寔不能容言不能容之甚也亦曰猶言可謂也殆危也小人危人國也秦誓言善人可好以

深病不善人可惡惟仁人意誠爲能好惡之也放流即放流娼嫉之人迸屏遁不與同中國言遠絕之即如惡惡臭者也惡並言好者惡惡人以愛善人也絜矩惟勿施所惡而已見賢不能舉力不能也如樂克薦孟子之類先謂加諸上位不能先如禹薦益之類命謂時數遭逢非人所能也此雖子孫黎民未得其利而未至于殆猶可言也若見不善而優柔不能退退又姑息不能遠此謂之過過差也不能絜矩故至差謬好惡反常驕泰自恣菑必及身矣故君子能忠以存心信以行忠則誠意絜矩而好惡當可自無用

人之能平天下之大道得矣自此以上皆言用人之當絜矩自此以下申言理財有道而小人不可用也財本國計不可聚而未嘗不可生大道即忠信生之者衆力本多也食之者寡冗食少也爲之者疾不妨農也用之者舒濫費省也四者勤儉之事民足則君足不聚亦不乏故曰恒足也發興也賤貨貴德則安富尊榮故以財發身爭奪悖出則憂辱死亡故以身發財事謂惟正之供下以事上終事無遺負也辨之于民曰事貯之于國曰府庫未有府庫非其財言府庫即財不以好仁而乏也四馬曰乘畜馬乘謂士始

爲大夫出入乘四馬車士車惟兩馬也察細問也雞豚小利大夫祿厚不宜問小利伐氷開氷周禮凌人掌氷冬藏春伐大夫以上喪祭用之士不得用也百乘之家有采地可出車百乘者上大夫之家也盜臣攘主聚斂剝民與其害民寧害君也此謂指獻子之言不以利爲利者直其辭以義爲利者不誠其意也以義爲利是爲利而行義假也爲善之小人即誠意章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小人指以明不誠意之害長國家謂君也必自小人言由聚斂之臣以利爲利也彼爲善之小人即盜臣以義爲利者也假義欺君

非誠意致知格物之主未有不誤信之使爲國家。謂使爲大臣主國計也。周禮王制皆冡宰制國用豈有小人而眞能爲善者。莊周謂以詩書發塚以仁義竊國如後世莽操懿温之徒彼者外之之辭包舉前晉楚秦魯三桓諸臣輩也天殃曰菑。人禍曰害善者謂眞爲善者孝弟慈誠意之君子也雖有忠君愛國之心而天命人心已去無容展措故無如之何以義爲利之害至此故再言以深儆之見意不可以不誠也蓋賢否之分惟在義利之閒義利不明則賢否不分賢否不分則用舍倒置理亂之幾閒不容髮惟誠意

致知格物之君子能辨決之故重言以丁寧也大學之功終始誠意明明德于天下在格物以此明主實心親賢遠佞天下豈不平乎

此章言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即忠信忠信即誠意絜矩即格物道莫大于忠信菑莫大于驕泰驕泰反忠信即不誠也二者皆意治亂之竅係也首舉孝弟慈因齊治之機驗天下人心之同爲絜矩之本也于家國言孝弟慈于天下言理財用人非國無財與人天下無老與幼也孝弟慈始于家理財用人天下大于國也好惡誠意則一而已仁讓之俗即好義之風貪

欵之君卽施奪之主好惡絜矩卽恕藏諸身外本內末卽令反所好與民同利則各遂孝弟慈之願小人在位則自有率暴之君治平非二理誠意無二道然好惡皆意章內不言所好而言惡不言興利而言奪民不急親賢而但遠小人何也大德不惠至仁無恩王道平平不在施濟利莫美于不害而功莫大于不庸天道所以並育萬物者任物之自生也聖人所以並育萬民者因民之自養也不必益之惟勿損之不必摩之惟勿傷之故曰平也有害則除不獨貨殖小人而二端其大者二害遠則大患息過此以往經綸

教化在世主相時勢古今爲之矣外本內末所謂堯舜而心桀紂引晉楚秦霸國事不以人廢言亦王霸誠僞之分也欲平天下者先治國五霸假仁諸大夫以義爲利人心壞爭奪起國不治天下何由平以仲尼之聖而舉世莫宗所謂善者無如之何矣故舉叔季之事寓春秋之義不然豈無詩書帝王顯謨足稱而屑屑引五霸三桓附誠正之後爲治平之軌乎

[illegible]穆公而殺三良何子孫黎民之能保也

生財有大道以下言能絜矩于財用有自然正大之道非無財之謂義也但意不誠假義爲利則不可耳

因引孟獻子語推言之仁者以財發身二句較重發身仁義風行何損于財豈謂平天下者幷府庫不用而后爲不殖貨乎故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語意寬舒近情朱註以無悖出解大苦

引孟獻子語本以戒專利末因聚斂盜臣遂發義利之辨見大道本乎忠信誠意爲治平之本也前言此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釋獻子之言再言此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推假義爲利之害爲利行義則意皆自欺何以格物故夫桀紂之令民非不與堯舜同而賢否治亂相天壤者堯舜以義爲義誠而

桀紂以義爲利假也晉楚秦之爲君魯三家之爲臣皆是也爲惡之小人與爲善之小人其間不能以寸君子所以必誠其意學至誠意精矣內聖外王之道充類至義之盡爲可以義爲利也春秋王迹熄五霸張國不治天下不平皆由利之爲害好義之念假也故于治平之終極致義利誠僞之辨引晉楚秦魯三家詳述其辭者所以微按其意也孟子云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此也

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無財則廢禮正德利用厚生相須也豈謂天下之大可以豁道行之乎顧惟人主一念獨知之地謹所好惡而已好誠在義雖四海之富九府之供皆謂之義好在利雖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亦謂之利耳意有誠僞道有大小所以分孟獻子區區執家之貧富以論畜產其旨迫狹而迹其言亦徹而不可通行大夫以上不言利是也然則士庶人獨可專利乎大夫不問畜產可也然則天子諸侯犧牲之賦寢廟之芻豢皆可以不問乎大夫不臣聚斂是也而天子之大宰制國用王府內府

職內職幣之官九職九賦之政不亦斂乎焉可全廢也至謂寧有盜臣然則民不可虐矣君獨可欺乎據其辭不以利為利而窺其意未免以義為利以利為利者貪黷無厭不顧廉恥而害政事以義為利者矯情干譽不近人情而壞心術小則為陳仲子之廉潔許行之躬耕大則為田氏之竊齊莽操之移漢故王道本乎人情不廢生財不辭府庫惟忠信絜矩與民同其好惡而已矣善乎孟子云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不畜不察鄙哉硜硜小補之見也

聚斂盜臣二者魯三桓之家所並畜也冉求為季氏

宰賦粟倍他日夫子斥其聚斂揚虎以陪臣執國命因其主而竊寶玉大弓以叛春秋書曰盜之二臣者害孰大焉孟獻子計畜冉求乎寧畜揚虎乎冉求非不悅子之道是謂不誠意之君子揚虎爲仁不富正乃爲善之小人故冉有非聖人之徒而揚虎寔亂臣賊子此不誠意之禍大小淺深彰明較著矣解者以獻子語爲定論豈其然乎

舊解彼爲善之絕句小人二字屬下文然則彼指君爲當作謂善當訓嘉其文義不類篇中言善者九皆本至善意誠即是止至善明親在止于至善脩齊治

平在誠意一也故于治平終極言意不誠以義爲利之禍教平天下者正本清源以爲明親之基也理欲同出而君子小人異途其岐分毫釐而究竟天壤者皆始于意意卽欲也上智不能無欲而可欲之謂善聖人不能無意而毋自欺之謂誠至善卽純一無僞之意也意誠卽不學不慮之善也故于治平言孝弟慈亦誠也于誠意言仁敬孝慈亦至善也人能不自欺其意止于至善則德可明而民可親子云欲善而民善矣故善可欲也可止也而不可僞爲也彼小人之善爲之而已爲之者揜其不善而著之者也爲利

而行義以義而爲利所謂盜臣也不孝不弟不慈假仁讓以遂其貪戾包藏禍心盜主竊國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烏能治國平天下此大學之道本于誠意在止于至善也

平天下即是明明德于天下大學所以必明明德于天下者何也道一而已天地與人物一體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天地生物人爲貴人爲天心本覺妙明即是大虛眞宰其喘息呼吸悉與天地萬物通而況于好善惡惡孝弟慈讓達之天下者乎故家國天下[illegible]言乎其分之殊而合之皆爲明明德[illegible]言乎其性之

同也。是故語其異，雖身心意知亦異。德未明也。要其同，雖家國天下亦同。皆自明也。惟恒人局于形骸，而意生乎其間，隔閡而不能相通。甚者知有身不知有家，其次知有家不知有國，又次知有國不知有天下。性分未盡，皆儒材小器，忝厥初生。大學所以必明明德于天下者，求無媿于天地萬物，參三才而盡爲人之道也。要之趣舍從違，智愚聖狂，悉由意作。故夫子絕四，毋意爲首。有意即生固我，固我生則藩籬成，而一膜之外爲胡越。故不能滅意而存誠爲本。能誠則無自欺，而明明德之體見。天地萬物在靈知普照

之中矣是則物格知至明明德於天下也

一篇之義盡於首三言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皆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親民也意誠心正止至善也

禮記通解卷二十一終